



溪山烟雨图(国画) 王玉民

微文

以小为美

苏连硕

美学家说,小即是美。眼睛虽小,心灵的窗户哟。荷叶上的露珠,小小的,圆圆的,在荷叶上美艳地倾泻着灵性地滚动,阳光的拂照下,熠熠闪烁着生气与活力。此番“出淤泥而不染”的至美景观,不正是返璞归真的人生至高境界的经典写真吗?

山崖,海滨,阡陌,绽满细碎的小花,五颜六色,斑斓缤纷,散发着浅浅淡淡恬恬隐隐的素香和星星点点迷迷离离的微粒,或明或灭地彰显着自己不能小视的骨力和品格。光彩无须装饰,风韵悉从心生。是曙,是霞,是虹,是宝石,是希望,是热情,是少年的笑脸,是少女的娇容……像小鸟儿一样的花儿,像花儿一样的小鸟儿,把整个春天吵醒了。

星星,小草,都看似不显眼,但多少歌以吟之,舞以诵之?脚下无人知道的小草,呼应着连天萋萋碧草,竟成无边绵绵绿茵;扑朔迷离,难以辨认的无数小星,神秘秘汇成浩浩荡荡的银河。

盛夏,炽热如火,那瘦小羸弱的蝉,竟不知疲惫一心一意地歌唱。有树就有蝉,有蝉就有唱,而且声声相涌,简直是一台宏大无比的音乐会。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便是蝉演唱演奏的舞台。简约而不失真切,率真而不失底蕴。浪漫而不失格调。我竟以为,单调简约是自然界孕育的大智大美。

人秋,蝉声渐噪,矮棚旁,井台上,墙根,草根下,响起了比蝉还要小的蟋蟀的清唱。如溪流奔淌,似银雪落,啾啾生灵的曲,弹奏委婉的歌,教我甩掉烦恼和孩童一道,融入神秘自然界……

深秋冷雨,在湖畔亭厦,赏雨。风清雨如如烟,天蒙蒙水滢滢,蓦然发现三两只野生乳鸭闹翻了湖水,那样的轻灵,快捷,那样的悠闲,潇洒,那样的不畏风雨,为之平添无尽野趣……好雨知时节,当秋乃发生;春江水暖鸭先知,秋水将冷鸭先知。真的具有一种勇于探索敢为天下先的气魄。

晨曦初露,晚霞尽染,那一一只只素面朝天的鹤巢,浸融于绚丽如幻的湖光云影中,妍妍绰绰,熠熠生辉,楚楚动人,怎么看怎么受看,活像一张和谐安恬的水墨画。

不知多少年了,每月初,我都仰望天空,那弯弯的月儿,如簪如眉如碧玉簪儿,正袅袅婷婷地悬挂着。静谧而又温柔,古老而又天真,神秘而又亲切,深邃而又纯净。

路灯下,一溜蒙蒙滚滚的尘,空中却是澄澄朗朗的净。看到月儿,渴望澄澈、渴望清静之心,油然而生。

小小的种子,播入泥土,总能长出枝繁叶茂,花团锦簇,累累果实。尤其是树的种子,撒它一片,可以蔚然成林,可以素面朝夭,直到地老天荒。

树之葳蕤繁茂,是因为有着浓郁得无以计数的叶儿的存在。在我的眼里,心上,一年一度叶儿的陨落,才一次又一次发现了它的低微而别样的美丽与蕴含,实在不该只赞美它的应时而生,而忽略它的应时而陨所显示的从容、大度、大气、潇洒之风度。落叶归根的经典正产生于这这不厌其烦而坠落的小小的枯黄了的树叶儿。难道只因其满脸皱纹容颜憔悴就不可爱了吗?根、泥土、乡土、热土。读着落叶,我渐渐读懂了自己,提升了精神的高度。不是常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吗?那我要说,泥土的乡土才是民族的世界的。春光里小小的叶儿,秋光里小小的叶儿,多么值得眷顾值得仰望与俯瞰。

小,平凡,通俗,庸常,简单,然而其美,就在其间,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幸存者》

田健

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主演的《搏击俱乐部》实在是太有名了。盛大之下,《搏击俱乐部》作者阿克·帕拉尼克的其他作品都显得有点“苍白”,所幸《幸存者》也即将搬上银幕。看过这部小说之后,简直无法不期待这部电影。

正如《搏击俱乐部》中的诺顿所展现的那样,恰克·帕拉尼克的作品总是带着强烈的反生活反命运气息,书中人物总是极尽挣扎地想撕下被世人认可的标签。《幸存者》同样如此,故事开篇,即描述在燃料将耗尽的飞机驾驶舱中,一个男子对着黑匣子讲述他的一生……他一夜成名,被营销公司包装,被媒体奉为宗教偶像,却于此劫持飞机,在这最后的六个小时里回忆平生,他要撕下什么标签呢?甚至于要搭上性命?

《幸存者》采用了令人着迷的倒叙手法,开篇即是第47章,仿佛失去控制的倒计时人生,当最后看到第1章的字样时,故事随同故事里的人生随同读者的感受一同爆发。

悬疑、魔幻、黑色、讽刺、恐怖……尽管很多人给帕拉尼克的小说贴了很多标签,但他自己却坚持认为,他的小说只有一个定义,那就是——浪漫爱情。

随笔

脂粉气与阳刚气

齐人

脂粉气,即胭脂和香粉的气味。一般用来形容年轻女性,唐人宋之问《伤曹娘》诗中云:“独怜脂粉气,犹著舞衣中。”冯梦龙《警世通言》中说:“忽闻一阵香风,绝似麝兰香,又带些脂粉气。”杜牧《阿房宫赋》中云“渭流涨腻,弃脂水也”,意即渭水泛起一层油膩,是宫女妃嫔们泼下的脂粉水呀。

与脂粉气相对的是阳刚气。自然是形容男性的专用语,是男性所具备的突出性格和品质,如自信、坚强、勇敢、果断、不怕牺牲等。台湾一家网站曾排出中国十大最有阳刚气的男人,计有项羽、关汉卿、文天祥、霍去病、司马迁、林觉民、岳武穆、谭嗣同、林则徐、张自忠,个个都是顶天立地、宁折不弯的铁血汉子。民歌里唱的“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就是赞扬男人的阳刚之气。

女有脂粉气,男有阳刚气,系各有所属,理所当然。怕的是搞颠倒了,阴阳错乱,如果说一个男人有“脂粉气”,就不妙了,八成是指他说话娘娘腔,做事优柔寡断,没有担当,缺乏主见,婆婆妈妈,胆小怕事,心胸狭窄等。《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个脂粉气很重的男人,虽然从上到下都宠着他,其实很多人看不起他,第66回里,袭人就不客气地批评他说:“每日又不习文,又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儿里闹。再者,也没个刚气儿。”

女人有了阳刚气,则会被称为“女强人”或“女中丈夫”,事业上或有成功,但家庭里多不和谐,毕竟阴盛阳衰,有违传统习俗。东晋才女谢道韞被誉为“有林下风,无脂粉气”,就很是不起夫君王凝之,对叔父谢安发牢骚说:“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女郎!”还有脂粉堆里的英雄王熙凤,惯于杀伐决断,却少了温柔体贴,贾琏出去胡混,就与家里有个“母老虎”,感受不到家庭温暖不无关系。所以,还是各依分工,“姑娘好像花一样,小伙子心胸多宽广”为好。

撇开性别不论,就一个民族而言,如果脂粉气太重,柔弱无刚,注定要受人欺凌,任人宰割。19世纪中叶,英军几千人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所向无敌,逼得大清王朝割地赔款求和;而攻入阿富汗的两万英军,却被强悍勇武的阿富汗山民几乎全歼,只有一个

人逃到了印度。当今世界,虽然大家都在喊公理,说平等,但国与国的较量,仍然看的是综合实力,比的是骨头硬度,凭的是自信精神,谁拳头大,嗓门就高,谁不信邪,就百无禁忌,谁敢拼命,就没人敢惹你,谁有阳刚之气,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说别的是自欺欺人的空话。

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的阳刚之气,都要靠文化滋养,学校教育,风气熏陶。就说文化氛围吧。《笑林广记》里,一个瞎子善于辨别气味,有人拿《西厢记》给他闻,他就说,有些脂粉气。又拿《三国志》给他闻,他就说,有些刀兵气。我们现在的文化,不论是报纸还是书刊,不论网络还是影视,脂粉气都偏重,阴柔有余,阳刚不足,谁都能闻到。打开电视,影视剧充斥的多是婆媳斗法,后宫争宠,风花雪月,无病呻吟内容;翻翻报纸,连篇累牍都是明星轶事,小资美文,家长里短;看看晚会,一些主持人与歌星,更是声调不男不女,装扮油头粉面。难以想象,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有多少阳刚之气,国家有难时,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

刘秀从枯井中爬出,看见井旁一大树上有一只大蜘蛛,向他点头示意,刘秀领悟即向蜘蛛拱手施礼,说谢谢你今日救我,日后孤若称帝,定封你为神,刘秀拜罢即逃命去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称汉光武帝。一日闲暇之余,想起当年在郑州西北遇难得救的情景,认为是上天派“蜘蛛神”下凡相救,感恩不尽,刘秀不食前言,便颁旨封蜘蛛为神,在其遇难处修建一座庙宇,内塑有蜘蛛神像,让蜘蛛神永享人间香火。人称此庙为蜘蛛庙,并定于每年二月二十一一起庙会。为什么定于每年二月二十一一起庙会?是刘秀遇难日,还是庙宇建成日,有待考证。

郑州地理

白丈蜘蛛庙

朱永忠

白丈即白丈村,位于中原区西北沟赵乡境内,村内有座蜘蛛庙,香火兴盛,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一这里有盛大的庙会,热闹非凡。据传庙会起源于东汉初年,有近两千年历史,追寻庙会起源得从蜘蛛庙说起。

据民间口碑相传,白丈蜘蛛庙与东汉光武帝刘秀有关。西汉末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篡位,自立新朝,自拥为帝,引起大多文武大臣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纷纷武装斗争,要推翻王莽统治。南

人井中,率兵向东北追去。刘秀从枯井中爬出,看见井旁一大树上有一只大蜘蛛,向他点头示意,刘秀领悟即向蜘蛛拱手施礼,说谢谢你今日救我,日后孤若称帝,定封你为神,刘秀拜罢即逃命去了。公元25年,刘秀建立东汉王朝称汉光武帝。一日闲暇之余,想起当年在郑州西北遇难得救的情景,认为是上天派“蜘蛛神”下凡相救,感恩不尽,刘秀不食前言,便颁旨封蜘蛛为神,在其遇难处修建一座庙宇,内塑有蜘蛛神像,让蜘蛛神永享人间香火。人称此庙为蜘蛛庙,并定于每年二月二十一一起庙会。为什么定于每年二月二十一一起庙会?是刘秀遇难日,还是庙宇建成日,有待考证。



云横苍上(国画) 吴敏

小说

缉凶延长线

尹全生

一个屡屡抢劫的亡命徒,携枪逃至蚂蚁沟时遇到暴雨。溜进老林家躲雨时,打了一次手机,行踪被公安机关获悉。县公安局随即派警察前往60公里外的蚂蚁沟抓捕,警车却因桥梁被山洪冲毁而隔在途中。

蚂蚁沟地处深山老林,歹徒若溜掉,将再度从警方视野中消失。县公安局电告正在蚂蚁沟执行其他任务的警察小K:在当地治保主任配合下,对歹徒近距离监控。然而,小K和治保主任近期都曾在电视上露过面,有可能被歹徒识破,怎么办?

眼快中午了,老林打算留在家躲雨的客人吃午饭。他打着伞到菜地去拔菜。

刚出院门不远,突然从树丛后闪出两个“黑衣人”,不由分说把他拖到了树丛后。

老林以为遇到劫匪了,可定神一看,其中一个“黑衣人”是治保主任,自己的表弟。表弟压低嗓门,向他介绍另一个“黑衣人”——县公安局警察小K。

小K掏出张“通缉令”,指着上面的男子照片说:“这家伙不是在你家躲雨?”

老林看过照片直皱眉头。在这场暴雨刚开始下,有一个男子到家躲雨,说是途经此地到普度寺进香的。随后又有一男一女到家躲雨,说他们是一起到这

呀!”

采药男子插话进来:“什么佛祖,不就是堆烂泥巴糊的塑像嘛!翻山越岭几十里来朝拜,值吗?”

进香男子有几分恼:“人可以不信神灵不信教,但心里不能没有敬畏。”

采药男子把嘴往耳边咧了又咧:“敬畏?这世上我只敬畏一个人——孔方兄!”

进香男子站起来踱向窗口,独自叹道:“如果世人都是这样,就完了。”

窗外已风停雨歇,进香男子转身向老林告辞。采药男女见状也提起了行装,都执意要离开。

眼见“拖住”这三个人不可能了,老林紧张起来:他家住在村口,孤独的一院房子;一出院门,两边不远就是莽莽苍苍的山林。除非现在动手,否则,歹徒可轻而易举地溜掉。老林尾随三个人,送客到院门口时,悄悄从衣兜里掏出电警棍,对着采药男子的后背就是一家伙!

采药男子一头栽倒在地,另外两人尖叫一声,都惊呆了。尽管采药男子四肢瘫软,但还是挣扎着往腰间摸。

小K和表弟闻声扑过来,从采药男子腰间搜出一支手枪。

事后才知道,那女子是歹徒潜逃后期才勾搭上的情妇,警方并不晓得。

事后表弟还纳闷,问老林:“你是怎么辨出歹徒的?”

当过山村教师的老林说:“情急之下我突然心血如潮,认为没有信仰没有敬畏的人,最有可能是歹徒。”

夜晚,神秘特警来访

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恰好是我三十岁生日。

小时候算命的人说我命格是“山道中削”。什么意思?就是前半生好似一条山道,走起来曲曲弯弯,十分坎坷,走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咔嚓”一声,眼前的山路被什么东西给削断了,没了。你接着往前走,运数将会有一场剧变——究竟这剧变是福是祸,是吉是凶,算命的没说,我也没问。总之他的意思是让我在三十岁那年千万当心,有事。

我万万没想到,真让他给说中了。

哦,对了,我叫许愿,今年刚刚满三十岁,皇城根儿下城墙砖缝里的一条小虫,职业是倒腾古董。

古董行当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沉寂了三十多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文物和收藏市场升温。我仗着有点祖传的手艺,在琉璃厂这片小地方开了间倒腾金石玉器的袖珍小店,店名叫作四梅斋。

偶尔会有客人指着牌匾问是哪四梅。我告诉他们,是悔人、悔事、悔过、悔心。这是我父亲在“文革”期间自杀时的临终遗言,他和我母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挨批斗,一时想不开,步老舍的后尘投了太平湖。

我三十岁生日那天,眼看着天已黑下来,我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客人来了,决定早点打烊。我把店里稍微扫了一遍,正要落锁走人,忽然听到外头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

开始我以为房东催要房租来了,我拖欠了仨多月,一直没给,但很快发现声音不对。

这声音低沉,像是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慢慢由远及近,虎伏着飘过来。橱窗玻璃随之轻振,里头搁着的几尊玉佛、貔貅像是看见鬼似的,都微微颤抖起来,纷纷从原来的位置挪开,四周尘土乱跳。我赶紧拿大拇指按在橱窗玻璃上,让它停止震动,免得那些玉器掉地上磕坏了,心里有点犯嘀咕。佛爷挪窝,可有点不吉利。

过不多时,声音没了。我正探头出去瞧瞧,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走进来两个人。

其中一个我认识,是这一带的片警小蒋。小蒋旁边站着的人有四十多岁,穿着公安制服,脸膛既瘦且黑,走路来几呼没声。

我一看到他,眼睛就眯起来了。

人的气质就像是古董的包浆,说不清道不明,但一眼看过去就能感觉得到。这个人气度内敛,滴水不漏,不是小蒋这种嘴边毛还没长齐的片警,也不像那种眼神如刀子一样锋利的老刑警,气度根本不像是公安干警,整个人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神秘感。

小蒋对我说:“大许,有人找你。”我还没回答,那个人就把手伸过来:“是许愿同志吗?我叫方震,小蒋的同事,你好。”

我迟疑地跟他握了握手,然后笑了:“您当过兵,而且至少是十年以上,还打过越战?”

“哦?”方震眉毛略抬。

“刚才握手的时候,您手上有茧子,而且茧的位置在四指指肚和虎口,这不是握手枪,而是握冲锋枪的痕迹。还有您的步伐长度都一样,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职业能有这样的素养。”

玩古董的,眼神儿都错了了,这是基本素质。我的店小本钱少,看走眼一次,就全赔进去了,所以只能在这方面下功夫。

方震对我说:“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哦,不是怀疑你什么,这是规定。”

我把身份证掏出来,方震接过去仔细看了看,还给我,还敬了个礼。我毫不客气地开口道:“那么,也让我看看您的证件——不是怀疑您什么,只是我疑心病重。”

方震略微一怔,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塑料皮的本子,上头有三个烫金楷字:“工作证”。我翻开一看,里面写的工作单位是公安部八局,具体职务却没写。

我心里骤然一缩。我听一个老干部子弟说过,公安部有两个局地位特别神秘,一个叫九局,接受公安部指导,但直属于总参,负责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安全,也叫中央警卫局;还有一个局,就是方震所在的八局,负责副国级领导人、高级级别外宾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

能和中央警卫局齐名,这个八局的来头,可想而知有多大。搁到几年前,那就是御前四品侍卫卫加锦衣卫!

我把工作证还给他,换了一副笑脸:“方同志,您是要买,还是要卖?”方震道:“请你今晚跟我走一趟,有人想见你。”

我一愣:“谁啊?非今晚不可吗?”



还敬了个礼。我毫不客气地开口道:“那么,也让我看看您的证件——不是怀疑您什么,只是我疑心病重。”

方震略微一怔,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塑料皮的本子,上头有三个烫金楷字:“工作证”。我翻开一看,里面写的工作单位是公安部八局,具体职务却没写。

我心里骤然一缩。我听一个老干部子弟说过,公安部有两个局地位特别神秘,一个叫九局,接受公安部指导,但直属于总参,负责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安全,也叫中央警卫局;还有一个局,就是方震所在的八局,负责副国级领导人、高级级别外宾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

能和中央警卫局齐名,这个八局的来头,可想而知有多大。搁到几年前,那就是御前四品侍卫卫加锦衣卫!

我把工作证还给他,换了一副笑脸:“方同志,您是要买,还是要卖?”方震道:“请你今晚跟我走一趟,有人想见你。”

我一愣:“谁啊?非今晚不可吗?”

连载

秋棠和老公浦诚忠正行驶在回家的路上。

他们前一天刚刚把女儿晓华送进了哈佛。秋棠此时坐在车上,看着两旁一掠而过的树林、田野,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开车的浦诚忠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一直沉默着。

秋棠这时注意到了老公有点反常的沉默,扭头看了看他说:“怎么晓华离开家了你比我还要难过一样。你工作那么忙,女儿的事平时也不怎么管,你大概察觉不出来女儿在不在家会有什么区别……”

浦诚忠扭头瞥了她一眼,目光锐利中夹藏了些阴郁,让秋棠心中不由得一凛。浦诚忠素是个很温和的人,极少用这种眼神看她。

两人一路无语地回到家中。

秋棠进厨房熬了一小锅稀饭,炒了两个青菜,喊一回来就窝进书房的浦诚忠出来吃饭。

浦诚忠没吃多少东西就放下了筷子,秋棠也是食不知味。她收拾了碗筷,将锅台地面都擦干净,看看表,拿起电话打给晓华。

晓华兴奋的声音从电话里传过来,她滔滔不绝地讲今天都见到了谁,参加了什么活动,那次快清脆的声音让秋棠的心暖暖的。

秋棠以为这就是她以后的生活状态了。每天给女儿打电话,一大把的空闲时间,想干点什么就可以干点什么。她漫无思绪地琢磨着或许可以参加个瑜伽班锻炼身体,还可以去参加华人社区的合唱团。

可是上帝并没有安排她过这种“无聊”的平凡生活,酝酿许久的惊涛骇浪正向她汹涌扑来……

许久以后,回想起这一天,秋棠才明白这个时刻的她是多么的满足和幸福!



秋棠满脸狐疑,浦诚忠今天从离开女儿学校往回走就反常得厉害,满腹心事又有点紧张。

什么事这么难以出口?他刚刚去做过身体检查,不会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吧?秋棠想到这儿,自己也跟着忐忑不安起来。开口劝道:“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们这么多年来遇到的事情也不算少了,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浦诚忠长吐一口气说:“秋棠,这件事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讲,考虑到晓华,拖到了现在。如今她上了大学,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你今天提到我们应该养只狗,我大概没有精力养狗了,我要养儿子。”

“儿子?”秋棠满脸狐疑,“你想要儿子?你是说我们再生个儿子?”

浦诚忠撇撇嘴:“你还生得出来吗?”顿了顿接着说:“我已经有了个儿子,今年四岁了。”

秋棠大惊失色:“你有儿子?你怎么会有儿子?你哪来的儿子?”

浦诚忠看着她,不说话。

秋棠瞪着眼睛盯着浦诚忠,猛地站了起来,声音变得尖刺刺耳:“你是说你在外面有个儿子?”

浦诚忠点头:“四岁了?”

浦诚忠再点头:“谁给你的?”

浦诚忠不语:“你和谁生的?”

“小叶,叶亮。”

秋棠站在那里,急怒攻心,只觉得天旋地转。她脸上血色褪尽,手扶在头上,摇摇欲坠。浦诚忠赶紧过来扶住她,低声说:“你先坐下,坐下再说。”

秋棠使劲攥住她的手,顺势坐下,脑子里嗡嗡作响,屋子里的人和东西在她眼里都变得混乱起来……

叶亮是浦诚忠几年前从国内招来的博士生,今年春天已经毕业了,随后又留在浦诚忠的实验室里做博士后。

她来读博士不久就怀孕了,听说未婚夫来探亲时怀上的孩子,却原来是和自己老公勾搭上了生的私生子!

几年来,自己竟然一直都蒙在鼓里。